

稗史叢書之三

古今情海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初版



分售處

編者 梁安曹綉君  
發行者 進步書局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  
發行所 上海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拋球場

中

華

書

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莊

古今情海全八冊

每部定價洋二元

梁安曹綉君

# 古今情海卷二十九目次

## 情中外

比玉居

表弟非表兄表子

葉先生冥緣

男妾

妄念辱身

南山二老

癡和尚誤鑽庫穴

泣前魚

徐桃啖君

羽衣人

南風五兩輕

八股何如兩股好

法外縱淫

種種魔障皆起於心

鴟婆

小唱卽小姐

夢鯨騰下

一雌一雄

古今情海 卷二十九

二

秦宮

牧童

安陵君

契兄弟

斷袖寵

老兒富

萬生

夢尻帶後穿

官今日形容大異

龍山真準人

法外縱淫

韓媽

兵子

作坑誘殺

男色之靡

妹弟並寵

狎童與橫陳女迴殊

東鄉太歲狎鄰童

男子生子

金鳳

男娼補

富作子都妾

韻蘭

絮鐵

古今情海卷二十九目次終

# 情海卷二十九

## 情中外

### 比玉居

譚概有玉生行一著。美甚。人多襲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分合言之。乃王一屁古四字也。王亦不覺失笑。

### 羽衣人

晉書鄧瑛傳。時暨陽人任谷。園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關上。晉自云有遺衛。帝留谷宮中。

### 表弟非表兄表子

堅瓠乙集。泰輿令胡瑤。暱一門子。坐堂時。見一吏挑之。與偶語。令怒。欲責治之。吏漫云。渠是小人表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對免責。吏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對。笑而釋之。

### 南風五兩輕

履園叢話。國初某監察。戀一優。接枕者五六夕。嘗以五金。其人不悅。聞者曰。此王右丞詩。已說其難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 葉先生冥緣

張氏卮言。松陵葉元禮先生。名舒崇。以迎入學。騎馬過綵樓下。有閨秀見而慕之。欲以爲夫。單思染病。臨絕始告父母。乃召先生永訣。先生亦嗚咽不自禁。十六年後。公車計偕。至山左。於途中得一俊童。不告父母。隨至輦下。歡愛之篤。過於伉儷。後俊童病亡。京邸先生哭之幾絕。未及半年。亦歿於都下。一時鍾情眷戀。轉女成男。尙膠漆相投如此。元禮先生本名士貌。如子都。長於古學。登第時。房考官折得其名。向天四

拜云。不圖葉元禮出在我房內。而不知其冤業相隨。未五十而畢命。死時人共見其所歡俊童。現形至牀前。共握手而逝。噫。在葉元禮止一世耳。而此闔秀者。已經再世矣。昔爲葉死。今葉又爲彼死。忽女忽男。冥緣相續。皆此愛心不忍捨割之所致也。普勸世人。戒之哉。爲賦絕句六首。其詩云。未經弱冠已蜚聲。瀟灑丰姿冰玉清。偶過翠樓珠箔下。美人含笑訂三生。單思無奈病纏綿。拼得形骸赴九泉。爲告雙親兒不起。葉郎誤我已經年。喚郎嗚咽愬前衷。一笑姻緣命已終。今日迸形心內死。來生端的要相逢。忽忽年華十六春。公車山左走黃塵。馬前來得人如玉。宛似蠹時夢裏身。得捷南宮到處隨。同衾同案不相離。宜教兩世婚姻續。昔女今男事更奇。玉兒病肺喘絲懸。兒歿郎隨只半年。昔死爲郎今爲我。韓朋簫史語空傳。

### 八股何如兩股好

丹午雜記。明某公少美貌。頗有隱疾。及爲浙江學政。待士子苛刻。諸生貼一聯於照牆云。八股何如兩股好。前場不比後場通。

男妾

金壺遯墨。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傅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爲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啓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僞妃嬪通。狎褻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爲樂。

法外縱淫

灤陽續錄。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密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子。又懼艾緞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



有牀第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多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 妄念辱身

池上草堂筆記。懷亦亭雲。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有狐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祝冀仙之一過也。一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即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僮隨之行。三折至一小穿堂。長榻瑩然。令僮先解衣而臥。美人襦首脫。則偉然皓首龐眉一老丈夫也。按其臀而刺之。力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股下茸茸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夫已不見矣。委頓出園。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穀道旁有白毛周圍一叢。嘗以示人。亦

不自諱。是可爲有妄念者戒也。

### 種種魔障皆起於心

灤陽消夏錄。有書生嬖一變童。相愛如夫婦。童病將歿。悽戀萬狀。氣已絕。猶手把書。生腕擊之。乃開。後夢寐見之。燈月下見之。漸至白晝。亦見之。相去恒七八尺。問之。不語。呼之。不前。卽之。則却退。緣是惘惘成心疾。符籙劾治無驗。其父姑令借榻叢林。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則見如故。一老僧曰。種種魔障。皆起於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爾心。一切俱滅矣。又一老僧曰。師對下等人說上等法。渠無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說病證。不疏藥物耳。因語生曰。邪念糾結。如草生根。當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滿孔。則物自出。爾當思惟此童歿後。其身漸至僵冷。漸至洪脹。漸至臭穢。漸至腐潰。漸至尸蟲蠕動。漸至臟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種種色。其面目漸至變貌。漸至變色。漸至變相。如羅刹。則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長一日。漸至壯健。無復凋態。漸至鬚鬢有鬚。漸至脩髯如戟。漸至面蒼鰐。漸至髮斑白。漸至

兩壽如雪。漸至頭童齒豁。漸至僵僕勞嗽。涕淚涎沫。穢不可近。則厭棄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偷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誘利餌勢脅。彼未必守貞如寡女。一旦引去。薦彼枕席。我在生時。對我種種淫語。種種淫態。俱回向是人。恣其娛樂。從前種種。愛如浮雲散滅。都無餘滓。則憤悲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寵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觸忤。反面詬誶。或我財不贍。不饜所求。頓生異心。形色索漠。或彼見富貴。棄我他往。與我相遇。如陌路人。則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諸念起伏。生滅於心中。則心無餘閒。心無餘閒。則一切愛根慾根。無處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數日或見或不見。又數日竟滅。及病起往訪。則寺中無是二僧。或曰古佛現化。或曰十方常住。來往如雲。萍水偶逢。已飛錫他往云。

### 南山二老

灤陽續錄。吉木薩。

烏魯木齊所屬也。

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

軍營瞭望之名。

與一菜園近。灌園叟年

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於卡倫。一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於營弁。驗

所創尙未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衆以爲必無此理。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曩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深山追覓。倉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有二老翁携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偃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恣爲淫媒。我方以窺見。陰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峯曰。此是正南。迷卽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饑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據其所言。天下眞有理外事矣。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繡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眞陰可探。是容城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探及老翁。有何裨益。卽修煉果有此

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真定無此也。

### 鴨嬖

新齊諧。江西高安縣僮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利。有狎之者。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於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嚙其臀。而以尾撲之。作抽疊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肉莖一縷。臊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爲鴨嬖。

### 痴和尚誤鑽庫穴

敝帚齋餘談。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至村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爨故給曰。吾榻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主簿謂後牕。雖邃而濕。吾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主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床撫尻。乘銳深擣。主簿秦人。老歲荐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闍黎皆驚起。主簿大怒。

謂何物鐵錐。割吾腸。執紼羣髡。將訴之。令公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主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主簿不禁羞慙。叩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糧加倍入。痴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禪也。

### 小唱卽小娼

言鯖書曰。比頑童。周書曰。美男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以及彌子瑕。龍陽君之事。載之書傳。古辭曰。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又周小史。變童繁華。諸詩。男子之美。自昔有篤好之者矣。漢書有籍孺。閔孺。韓嫣。董賢之徒。塗脂傅粉。以媚要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慕容冲姊弟。雙飛入紫宮。而秦以亡。東都盛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行。告捕法。犯者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明代律有雞姦之條。然而有蓮子。衛衛之承應。今此風愈盛。至有開舖者。京師謂之小唱。卽小娼也。吳下謂之小手。徧天下皆然。非法之

所能禁矣。

### 泣前魚

戰國策。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泣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冀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海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 夢鱸膾下

耳談。南京有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夢鱸出膾下。以語人。人爲謔語曰。某人一夢最蹺蹊。黃鱸鑽臀事可疑。想是監中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

### 餘桃啖君

說苑。繭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繭子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別。繭子之母病。

其人有夜告繭子。繭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刑罪。異日與靈公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繭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

一雌一雄

晉書載記。初秦主苻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後爲寇。止阿房軍馬。堅使使遺冲錦袍一領。詔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后且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寬貸符氏。以酬邊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



此虜敢至於此。

### 秦宮

後漢書梁統傳。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

### 牧童

如是我聞。劉香畹言滄州近海處。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日後。漸似擁抱。漸似撫摩。旣而漸似夢魘。遂爲所污。自是媒狎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獵犬。俟聞媚聲時。排闥攫之。父如所教。狐噉然破窗出。在屋上跳擲。罵童負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

者。尙不知其幾。至若嬾童。本非女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爲市耳。當其傅粉薰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買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費盡。貴者權移。或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蕭韶之於庾信。慕容冲之於苻堅。載在史冊。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報者尙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搏沙作飯矣。况君所贈。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堅金石。不亦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聞頓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嘆數聲而去。

### 安陵君

戰國策。江乙說安陵君主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遇主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敵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十乘。旌旗蔽天。野火之

起也。若雲霓。兕犀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羣車衣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斃。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葬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封纏爲安陵君。

### 契兄弟

敝帚齋餘談。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于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尙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嬰奸。嬰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有稱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丰姿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于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軍。豈海

神好尙。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凍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尙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 斷袖寵

漢書佞幸傳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聞其父。即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起臥。又嘗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袖而起。其恩愛至此。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休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

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玩。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罽繡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祠祭咒詛。下有司治。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諍。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王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以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不附。遂册免明。以賢代之。册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於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

遠。匡王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怪賢少年。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朝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拜光兩兒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夕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竝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

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嘆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旣至。以太后指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門中。大司馬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曰。問者以來。陰陽不調。災害竝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重綏。

遠也。其收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詠視。莽復諷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賜治第宅。造家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計。國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旣見發。羸殄其屍。因埋獄中。賢所厚。沛吏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服。收賢屍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賞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老兒當

之。暖姝由筆。明正德初。內臣最寵狎者。入老兒當。猶等輩也。皆選年少俊秀小內臣爲之。



## 萬生

龍子猶萬生傳。萬生者。楚黃之諸生也。所善鄭生曰孟哥。始遇鄭於觀優處。垂髻未同。與言後進。以雪梨不却。萬喜甚。期明日更會於此。將深挑之。而鄭不果來。訪其耗。則已奉父命從學中州矣。惘然者久之。凡歲餘。復遇諸途。則風霜盈面。殊不似故吾。萬心憐乃更甚。數從周旋。遂締密好。邑少年以爲是鬼子者。而亦狹童耶。欲相與謫。鄭以恥萬生。萬不顧也。匿鄭他所。飲食焉。久之。鄭色澤如故。稍行都市中。前邑少年更相與誇鄭生美。爭調之。鄭亦不顧。蓋萬與鄭出入比目者數年。而鄭齒長矣。萬固貧。而鄭尤貧。萬乃爲鄭擇婚。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父母養焉。萬行則鄭從。若愛弟。行遠則鄭爲經理家事。若幹僕。病則侍湯藥。若孝子。齋中設別榻。十日而五宿。兩家之人皆以爲固然。不之訝。叩其門。登其堂。亦復忘其爲兩家者。子猶曰。天下之人於情。有如萬鄭二生者乎。或言鄭生庸庸耳。非有安陵龍陽之資。而承繡被金丸之嬖。萬生誤矣。雖然。使安陵龍陽而後嬖。是以色重耳。烏乎情。且夫顏如桃

李亦安能久而不萎者哉。萬惑日者言。法當客死。乃預屬其內戚田公子皮。其友楊也。萬一如日者言。二君爲政。必令我與鄭同穴。吁。情癡若此。雖有美百倍。吾知萬生亦不與易矣。鄭生恂恂寡言。絕與浮薄子不類。而軀殊渺小。或稱之。纔得六十觔。亦異人也。

### 夢尻帶後穿

前漢書佞幸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台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至通家遊戲。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

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亡何人告通盜出微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尙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沒入之一簪。不得着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 官今日形容大異

南史長沙宣武王傳。王韶。字德茂。少美麗。善姿容。初襲父封都鄉侯。爲太子舍人。累遷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開府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侍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餽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疇昔賓客滿座。韶甚慚恥。

### 龍山真聖人

敝帚齋餘談。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

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僉黽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真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遂溺于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暮年好外。羸億而沒。

法外縱淫

灤陽續錄。郭石洲言。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

懼爲艾豨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此事奇創。古所未聞。夫閨房之內。何所不有。牀第之事。可勿深論。惟歲歲轉易。使良家女得再嫁。名似於人有損。而不稽其婚期。不損其貞體。又似於人有恩。此種公案。竟無以斷其是非。戈芥舟前輩曰。是不難斷。直恃其財。法外縱淫耳。昔竇二東之行劫。必留其禦寒之衣衾。還鄉之資斧。自以爲德。此老之有恩。亦若是而已矣。

### 韓嫣

漢書佞幸傳。韓嫣。字王孫。弓高侯頹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焉。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至上林中。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嫣時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嫣弟說亦

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

### 兵子

耳談。一市兒。色慕兵子。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翫月。市兒語兵子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蓋百夫長胤子也。語鬪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曰。君爲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可應我名出矣。但囹圄中。願相顧也。市兒遂出。而兵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囚囹圄二年。食皆自市兒所饋。後忽不繼。爲私期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訴於司刑者。司刑出兵子。入市兒。踰年行刑。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傍。

### 作坑誘殺

南史王弘傳。王僧達爲吳郡太守。族子確。少美容。僧達與之私。歎甚。確叔父休。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于所往。後作大坑。

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訶乃止。

### 男色之靡

秀水沈德符。敝帚齋餘談。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辭閨閣。闔黎之律。禁奸通。塾師之客。羈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狴狂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必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割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至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四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雖可笑亦可憫矣。至於習尙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變童爲厮役。鍾情年少。狎麗豎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漸染於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博游壻。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尙有不深嗜者。

### 妹弟並寵

漢書佞幸傳。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爲新變聲。是時方興天地諸祠。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聲曲。而女弟李夫人得幸。產昌邑。李延年由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底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狎童與橫陳女迴殊

槐西雜志。某公眷一變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涕泣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童狎。吾穴隙竊窺。醜難言狀。與橫陳之女迴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去。或曰。已改易名姓。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歟。



## 東鄉太歲狎鄰童

如是我聞。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爲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爲童所訴。宋辨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虞。童言爾不誘我。緣何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回眸一笑。縱體相從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穽。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悟。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大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 男子生子

池北偶談。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維度憲親見。

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實居親見之。

### 金鳳

漁磯漫鈔。海鹽有優童金鳳。少以色幸於分宜。嚴東樓。東樓書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金旣色衰。食貧里居。比東樓敗。王鳳州鳴鳳記行。而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以其熟習。舉動酷肖。復名噪一時。向日恩情。置勿問也。

### 男娼補

猥談癸辛雜識。載男娼事未盡。暇日閱史。略得數端。漫筆於此。如衛靈之彌子瑕。楚襄王之龍陽。建信。鄢陵。壽陵。君。漢高帝之閔藉。文帝之鄧通。武帝之韓嫣。哀帝之董賢。膠西王常之侯得。梁冀之秦宮。符堅之慕容冲。謝惠運之杜德靈。石虎石宣之申扁。唐太子承乾之樂童。馬希萼之謝彥頤。閩王璘之歸守。明曦之李仁遇。皆載於信史。明著其事。又魏汝南王悅與崔延夏。以左道同遊絕房中。而更好男色。又晉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太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尙之。天下皆相倣效。或至有夫婦離

絕。怨曠妬忌者。男女氣亂而妖形。尤正史所列也。又如荀息引周書云。美女破舌。美男破老。戰國策少男破國。少女破家。及男愛不蔽軒。女愛不蔽席等語。亦明若昌邑王賀之騶奴。宰人董卓之呂布。齊魏王芳之郭懷。袁信。宋始興王濬之楊承先。隋煬帝之王蒙。唐明皇之黃胤兒。漢隱帝之嬖寵。以及諸史所列佞幸及諸傳記。凡稱嬖之臣。其類尤繁。不可殫舉。而論悉矣。其見於賦咏。若玉臺所載劉孝綽之採菱兒。昭明之五鬢變童。失名氏之少年。又至岑嘉州趙歌兒之屬。亦不能悉錄。

### 甯作子都妾

隨園詩話。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臥起。不知烏之雌雄。嘗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樹各有枝葉。與爲無鹽夫。甯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賦詩云。周公所制禮。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賤子強詞奪理。至此耶。乙丑入翰林。嘗觀劇于天祿廟。有參領某。誤以爲伶人。而調之。人爲不平。公子曰。夫狎我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誅圉人事乎。惜彼非吾偶。

耳怒之則俗矣。可謂善于解嘲。

韻蘭

兩般秋雨窻隨筆。韻蘭者。京師春臺部中名旦也。色藝冠絕一時。顧性傲睨。少所青  
眼。孝廉某君極眷戀之。形與色授。頗見妒于同儕。而促月盟言。誓同枯菀。蓋不僅被  
中之鄂。花底之秦焉。年十九。以瘵卒。某君哭之慟。賦惜蘭詞二十章。徵同人哀誄。而  
屬余爲之序云。桃開千歲。人間爲短命之花。曇現刹那。天上乃長生之樹。從來朝露  
本苦無多。况屬彩雲。尤其易散。然而水蓮泡幻。達觀久付虛空。泥絮沾濡。情種能無  
抑鬱也乎。如春臺部蘭郎者。泥巢乳燕。花苑靈狸。家住玉鉤斜。騎鶴下翩翩之影。善  
歌金縷曲。嚶鶯聞嚶嚶之聲。芳名則雅愛蘭香。絕調已盛傳楊叛。固已蜚聲樂籍。馳  
譽燕臺矣。爰有浙西名士。久噪雕龍。日下寓公。新來鳴鶴。僑顧綠么之曲。頓生紅豆  
之思。于是衆裏日成。暗中心許。赭白馬城頭。躑躅公子相逢。金錯刀袖底。鏗鏘美人  
贈我。每見潘車擲果。攜手相將。保母鄂被薰香。銷魂真箇。妒之者以爲失身之鳳。愛

之者以爲比翼之鸞。而乃長樂難期。短緣已促。杏林深處。難探及第之花。芍藥開時。原是將離之草。于是數聲杜宇。一闋陽關。方期玉玦之分。以冀金環之合。孰意楊花命薄。桐樹生孤。蓮酌儂心。菖蒲郎面。此也。秋雨臥相如之病。彼也。春風作王粲之遊。旣而長劍歸時。大刀唱後。不惜黃金似土。來作纏頭。豈知紫玉成烟。已傷委骨。用是愴懷珠璧。墮淚瓊瑰。猶思人約黃昏。去年元夜。依舊門臨碧水。今日桃花。早已平量恨海之波。待涸愛河之水矣。然而空誰非色。短豈殊修。使問天果屬有情。得知已死不可恨。向使郎果金臺終老。落拓梨園。玉籍長留。沈浮菊部。將春殘楊柳。飄零京兆之眉。秋後蓮花。憔悴昌宗之面。未必兼兼潘貌。能銷黯黯江魂。則與爲彌子瑕之色。衰母甯作衛叔寶之看殺。而况櫻桃一曲。芳名總在人間。霓羽千秋。舊譜已歸天上。以視桃笙秋老。斷袖先涼。蕭瑟風悲。買絲誰繡者。一則名花似草。一則弱絮留萍。如彼如斯。孰得孰失。乃我友憐香情重。破壁神傷。纏綿則玉藕牽絲。惆悵而金荃賦什。顧或者謂終宵角枕。空生秋士之悲。一集香奩。究損冬郎之德。旣蜂腰之中斷。何雀

腦之思深。豈知釵挂臣冠。宋玉原非好色。酒黏郎袖。歐公亦自多情。而况書劍漂零。檀槽知遇。豈有生前倚玉。曾留春帳之情。歿後沈珠。不弔秋墳之魄者乎。由是敷陳麗藻。抒寫哀思。乞我弁言。題之卷首。化筆墨烟雲。而如畫。請看北苑春山。悟迷離撲朔之非真。試讀南華秋水。

絮鐵

漁磯漫鈔。林鐵崖嗣環使君。口吃。有小史名絮鐵。嘗共患難。絕憐愛之。不使輕見一人。一日宋觀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觀察戲爲西江月詞云。閱盡古今俠女。肝腸誰得如他。兒家郎罷太心多。金屋何須重鎖。羞說餘桃往事。憐卿勇過龐娥。千呼萬喚出來麼。君日期期不可。

# 古今情海卷三十目次

## 情中通

傳書燕

相連草相離草凝漢藥

黃昏散

女珊瑚

合蒂迎蠶花

比翼鳳

鶴草蔓

躲破鼓

蓮子不去心

鱧硯

女鳥

美人魚人面豬

合歡榆樹

砂俘爲媚藥

孀婦草

薄荷油

更生花

素馨花

古今情海 卷三十

駐色酒

宜愛青

金莖花

爲梨花洗粧

雌雄樹

按花浸酒

懷夢草

杜鵑喚歸

桃花絲

紫風流

相念藥

石母

睡香

虞美人草

銷恨桃

夜合石

媒竹

鸞觀影

孤飛燕

燕姨前雛

鶴書

若非我陳州侶耶

斷腸花

鳳抱女飛



鷓鴣寸斷

寡女絲

雁四則

寄書魚

待女花

相思鳥

鴛鴦

相思子

龍虱

馬訴主冤

合歡蓮

女樹

女香樹

有情樹

孤鸛移情

隊隊

驢駒媚

綠衣使者

古今情海卷三十目次終



# 情海卷三十

## 情中通

### 傳書燕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紹蘭。適巨商任宗。爲賈於湘中。數年不歸。復音書不達。紹蘭自覩堂中有雙燕。戲於梁間。長吁而語於燕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徑由於湘中。我壻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憑爾附書投於我壻。言訖淚下。燕子飛鳴上下。似有所諾。紹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泊我懷中。燕遂飛於膝上。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慙慙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小書其字。繫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於頭上。宗訝視之。燕遂泊於肩上。見有一小封書。繫在足上。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歸。首出詩示蘭。後文士張說傳其事。而好事者寫

之。

### 鰈硯

春在堂隨筆。沈仲復觀察與嚴少藍夫人伉儷均能詩。仲復在京師得一異石。文理自然成魚形。剖而琢之爲二硯。硯各一魚。夫婦分用之名曰鰈硯。其名頗新。

###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藥

棗林雜俎。貴州青浪衛山間產相連草。苗婦於高山長歌連日。歌淫心蕩。有草飛來入懷。置衣袂間。令人相思欲死。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名癡漢藥。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妬心。

### 女鳥

誠齋雜記。陽縣地多女鳥。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

### 黃昏散

瑯嬛記。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爲丸。贈竊窺。

窵不服。佩之裙裾。香氣異常。

### 美人魚人面猪

新齊諧。崇明打起美人魚。貌一女子也。身與海船同大。舵工問云。失路耶。點其頭。乃放之。洋洋而去。雲栖放生處。有人面猪。平湖張九丹先生見之。猪羞與人見。以頭低下。拉之纔見。

### 女珊瑚

述異記。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

### 合歡榆樹

册府元龜。開平元年八月壬申。密州進嘉禾。又有合歡榆樹。並圖形以獻。

### 合蒂迎輦花

荻樓雜抄。煬帝時。洛陽獻合蒂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 砂俘爲媚藥

陳藏用本草。砂俘卽倒行蚰子也。蜀人號曰俘鬱。旋穴乾土爲孔。當睡不動。取致枕中。今夫妻相悅。媚藥中多用之。

### 比翼鳳

瑯嬛記。南方有比翼鳳。飛正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爲火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配之瑞也。

### 孀婦草

述異記。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名曰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孀婦草。人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 鶴草蔓

草木狀。鶴草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鶴。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蟲。

老脫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人憐愛。

### 薄荷油

餘墨偶談續集。古者妓女送行。含辛爲泣。事常有之。不然。終日送迎。那有此副急淚也。兩粵間。多以薄荷油藏帕內。搵目立致潛然。故張修齋別駕。梧州竹枝有云。三株樹下繫行舟。對燭相看雙淚流。儂把鮫消拭郎面。要知不是薄荷油。卽謂此也。

### 躲破鼓

兩般秋雨盦隨筆。昔人有養二猿牝者。甚淫。一日失牡。叫號不已。主人徧覓不得。翌日乃出自破鼓中。故今號人之避內差者曰躲破鼓。

### 更生花

瑯嬛記。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秋以爲期。至上冬猶未相從。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疇曰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蕊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

### 蓮子不去心

謝氏詩源、漢有女子紓襟爲人聰慧。事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知汝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

### 素馨花

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時。有宮人素馨。以殊色進。性喜插白花。遂名其花曰素馨花。

### 駐色酒

元氏說林。立夏日俗尙啖李。時人語曰。立夏得食李。能令顏色美。故是日婦人作李會。取李汁和酒飲之。謂之駐色酒。

### 宜愛香

珍珠船。意可香初名宜愛。或云此江南宮中香。有美人字曰宜愛。此香故名宜愛。

### 金莖花



杜陽雜編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

### 爲梨花洗粧

唐餘錄。洛陽梨花時。人多携酒其下。曰。爲梨花洗粧。或至買樹。

### 雌雄樹

金鑾密記。九仙殿銀井。有梨二樹。枝葉交結。宮中呼爲雌雄樹。

### 按花浸酒

三堂往事。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蕊。粘綴於婦人衣上。微川密蠟。兼按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 懷夢草

洞冥記。鍾火山有香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帝懷之。卽夢見。名懷夢草。

### 杜鵑喚歸

金臺錄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我何所歸耶。

### 桃花絲

青州雜記。青齊間有一種桃李。盛開時垂絲至三四尺。採之練以松脂。遞相纏結。織成鞋履。寄往都下。人皆不辨何物。

### 紫風流

清異錄。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藜。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 相念藥

投荒錄。有在番禺。逢端午。聞衙中喧然賣相念藥聲。訝笑召之。乃蠻媪荷揭山中異草。鬻於富婦人。爲媚男藥用。此日採取如神。

### 石母

普甯縣志。在洪山之麓。有石嵬然。卽紗帽石也。三月三日。婦女踏青出遊。艱於嗣者。

携酒看祀之。以手摩石。乞其礫以歸。謂宜子云。時有驗者。

### 睡香

清翼錄。廬山瑞香花。始緣一比丘晝寢盤石上。夢中聞花香。酷然不可名。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爲花中祥瑞。遂以瑞易睡。

### 虞美人草

碧雞漫志。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

### 消恨桃

明皇雜錄。禁中千葉桃花盛開。帝與妃子日夕宴花下。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消恨。

### 夜合石

方物志。夜合石在新昌東北洞山寺水口。有石高丈餘。土人謂一石夜間常合爲一。

### 媒竹

兩般秋雨盪隨筆。賭婦潭在廣東龍門縣蓼溪口。相傳有二童男女戲賭。各持竹一片。從上流擲下。云兩竹相合。即成夫婦。俄而果合。遂諧伉儷。故名潭曰賭婦潭。潭上竹曰媒竹。翁山有詩云。兩邊生竹合無痕。生竹能成夫婦恩。潭上至今媒竹美。枝枝慈孝更多孫。媒竹二字甚新。

### 鸞觀影

異苑。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樊。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 孤飛燕

賢奕。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水死。玉京孀居。有雙燕巢梁間。一爲鷲鳥擊死。一孤飛徘徊。至秋止。玉京臂儼如告別。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遂來。周章哀鳴。家人請曰。玉京墳在東郭。燕遂飛。

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

### 燕嫉前雛

墨莊漫錄。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而雌爲猫所斃。雄啁晰久之。翻然而逝。少選。一雌偕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墜地。至晚羣雛畢死。取視之。滿吭皆卷耳實。蓋爲雌者所毒。嗟乎。禽鳥嫉其前雛。一至於此。

### 鶴書

內觀日疏。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援筆直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矣。

### 若非我陳州侶耶

楊州府志。盧守常倅陳州日。蓄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日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也。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

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聲鳴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卽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而泣曰。我老無嗣。形影相弔。爾幸留此。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堰之。墓在丁堰。

### 斷腸花

採蘭雜志。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叶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卽今秋海棠也。

### 鳳抱女飛

洞玄木行經。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鳳同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何時來飛。是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竟入雲中。

## 鶯腸寸斷

玉堂閒話。有人取得黃鶯雛。養於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於籠外。絕不飲啄。乃取雛置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 馬訴主冤

嘉定縣志。真如有姚生者。素心險異。常構怨於母弟陸某。某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偵其四顧無人。候至中途。操刀伏於橋下。馬亦覺之。至橋下。躑躅不已。陸鞭之始進。而陸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其夫必死非命。持燈隨馬至橋。夫果死焉。哀謂馬曰。吾夫雖死。然正犯未獲。何以雪耻。馬即前行。首鼓姚門。姚出齧之。蹴之。其妻執以赴官。取馬狀情實。乃棄姚市。

## 寡女絲

賈子說林。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鄰家

蠶上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一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縑絲作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合歡蓮

宋史。興國九年。出玉津園瑞蓮一盆。示輔臣。花與叶悉合歡而生。

鴈四則

定興縣志。萬曆初。北郭有崔伯通者。好鳥。蓄一鴈。踰歲頗馴。乃有一鷹解羣而下。交頸哀鳴。如泣如訴。觀者狎至不驚。飲食之不顧。相持兩晝夜。竟俱斃。觀者歛歔泣。下梅欄詩話。元裕之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獲一鴈。殺之矣。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於汾水之上。累石爲誌。號曰鴈丘。與同行者楊正卿李仁卿俱爲賦摸魚兒。

長治縣志。宗室振菴市得一鴈。羽毛摧落。而聲甚哀。憫而飼之。逾時羽毛全矣。忽雲中鴈過。與此鴈相應而鳴。聲漸急。漸哀。知其雌雄也。縱之。比翼和鳴。徘徊良久。而後



去越歲二鴈復來。環振庵舍飛鳴。若報主人使相知也。是可愧世之棄故而背德者。續文獻通考。應小有字鴈媒者。宿媒沙中。諸羣鴈聞其聲而至。則掩取之。三年矣。一日中匹鴈哀鳴而下。與媒交其項弗釋。併死之。字者遂不復弋。

### 女樹

五色線。海中有銀山生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成少年。日中盛壯。年日晚老年。日沒死。日出復然。

### 寄書魚

瑯嬛記。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於川上。見一大魚浮於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於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闔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悒悒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

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竭余歎。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製素魚。盛書更是一事。

### 女香樹

華夷草木考。影娥池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戴之。香終身不減。男子戴之。則不香。

### 待女花

瑯嬛記。蘭待女于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花。宜男草。是絕對也。

### 有情樹

瑯嬛記。遜頓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并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淫。以別雌雄。種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爲名。又謂之有情樹。

### 相思鳥

閩小記。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閉一縱。一卽遠去。久之必覓道歸。宛

轉自求速入。居者於其初歸。亦鳴躍喜接。三數縱之。則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沒翼中。各屈其中。距立。予常夜視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刻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則雄不去。得雄則雌遠徙矣。

### 孤鶴移情

陳尙古簪雲樓雜說。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窗古柏蒼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聲甚淒斷。若是者數日。忽一鶴驟至。潛飛入窠中。孤雌屏逐之去。未幾。羣鶴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述。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於情。鳥尙爾。況於人乎。

### 鴛鴦

聖師錄。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弋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水中死。

## 隊隊

清趙學敏出草拾遺。雲南有小蟲。名曰隊隊。狀如蝨。出必雌雄相隨。人得之以賣於富貴家。價至四五金。盛以銀匣置枕中。則夫妻和好。

## 相思子

觚賸。紅頭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閩閩多雜珠翠以飾首。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爲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茵次爲吳興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日茵次爲紅豆詞人。

## 驢駒媚

池北偶談。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 龍虱

周亮工閩小記。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食之。除面上黝野赤氣。婦人貌美。能媚男子。

### 綠衣使者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家富數世。服玩之屬。僭於王公。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隣舍兒李弁私通。情甚於夫。遂有意欲害崇義。忽一日醉歸。寢於室中。劉氏與李弁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却令童僕四散。尋覓其夫。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爲人所害。府縣官吏日夜捕賊。涉疑之人。及童僕輩。經拷捶者百數人。莫究其弊。其後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而架上鸚鵡忽然聲屈。縣官遂取於臂上。因問其故。鸚鵡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弁也。官遂執縛劉氏。及捕李弁下獄。備招情歎。府君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久之。其劉氏李弁依刑處死。封鸚鵡爲綠衣使者。付後宮養饗。張說後爲綠衣使者傳。好事者傳之。

情海卷三十終

# 古今情海卷三十一目次

## 情中蹟

七姑尖

小娘蹟

貞女井

虞姬墓

兄妹爲夫婦

妬女祠

小娘墩

妹資潭

花香如蓮

瞞公橋送婆嶺

烏夜齋

戚家江

剩園題壁

武則天墓

露筋女

殘苦廟

雙女塚

貞女峽

古今情海 卷三十一

冰房

梅花鐵冷之墓

夫人潭

雙燕窩

義娘義井

烈女崖

風流陣

一夫多妻

劉角媒人

揚州瘦馬

紅冰

烈女潭

獵婦

節娥渡

捲伴

烈婦墩

二十四橋風月

利市婆

八卦橋

情盡橋

瓶鞍

殺后姑術

花憐水

密善薇



碧雲園

澡浴

嬉婦

香水溪

雙投橋

九夫墳

綠郎紅孃

獨婦山

京中新婚

擣衣山

風流數澤

買愁村

三娘廟

文公帕

煖房飯

男女湖

皇后水

肉吐壺

高唐館

肉記室

娘子橋

蘇州有蘇小小墓

躲婆石

女兒節

古今情海 卷三十一

三新婦山

楊妃粉

歡喜地

荔枝紅

百花冢

繡花坡

藝香山

娉婷市

盒子會

梳粧臺

塔鄉

藥婦山

相思亭

石婦

薛濤井

楊妃池

鬱姑臺

響牒廊

金雞墩

三女岡

蓮花雙塚

雙玉塚

七娘山

三娘子臺

梨花莊

喬家故井

四娘塢

十女墓

學繡堰

風節井

二姑嶺

九女墩

小喬塚

十香亭



# 情海卷三十一

## 情中蹟

### 七姑尖

徽州府志績溪縣以龍嵒山爲最。縣東三十里曰七姑尖。七峯如櫛。石閣參差。雲物封護。俗傳仙女羣棲其上。上有石碁盤。明汪溥詩。一簇雲峯號七姑。七姑曾此往來無。東風吹上風頭看。不見遺蹤見綠蕪。

### 瞞公橋送婆嶺

春在堂隨筆。吾邑西門外有瞞公橋。云昔有婦人出私貲建橋。不欲使其翁知之。故有瞞公之名矣。余每歲上先大夫冢。必乘小舟過此橋下。今年鎮海縣修志書。屬余審定其山川。中有名送婆嶺者。舊志云。明嘉靖間有嚴樂氏早寡。爲其姑改嫁于城中。有女十歲隨之往。而樂氏至孝。凡遇時物。必遣女踰嶺餽其姑。夏日女度嶺中暑。

死。即葬山側。嶺由是名。送婆嶺與瞞公橋。可云絕對矣。

### 小娘墳

吳雷發香天談藪。丁巳春杪遊靈芝菴。菴後土邱。呼曰小娘墳。俗傳沈萬三葬其女。穿塚甚多。欲後世莫辨真葬處。此乃其一塚耳。古樹斜陽。令人不勝憑吊之感。因賦二絕。點點棲鴉樹影寒。鐘聲聊醒斷魂酸。玉魚珠鳳藏何巧。疑塚纍纍似阿瞞。金谷無人吊季倫。蘭堂繡戶久飄塵。荒墳有女招提畔。誰解尋芳獨愴神。

### 烏夜齋

寧化縣志。諸生陰繼善。天妻雷氏。年二十九。孤子長三歲。次方四月。哺雛翼卵。熒熒獨勞。旋值變亂。冠虎弁狼。交蹠城市。喘息慮其聲揚。守節尤爲至險。二孤既長。遂額其齋曰烏夜。想見霜霄寒月。啞啞之聲。淒痛猶在耳也。雷年八十卒。

### 貞女井

臨安縣志。貞女井。在白沙村。貞女者童氏婢也。遺其名。遭亂爲兵所掠。捆載馬上。以

行經井邊。女奮身躍入井中死。屍沉於淖。井水腥臭三日。不可食。里人爲設醮。水復清。事在康熙十一年。

### 戚家江

明外史戚家婦傳。婦寶應人。甫合卺而夫暴歿。婦哭之哀。投門外江中死。留詩一首云。畫虎雖成未點睛。百年夫婦一霄情。歡聲方舉哀聲動。賀者纔臨弔者并。孔雀屏前燈隱隱。鴛鴦枕上淚盈盈。從來不識兒郎面。獨抱冰心照水清。後人名其死所爲戚家江云。

### 虞姬墓

臨淮縣志。虞姬墓在清流門外西一里許。按楚項羽敗垓下。走靈壁。鎮。姬自刎。葬於其地。至今靈壁有姬墓。墓側生虞美人草。不知臨淮亦有姬墓也。或云。姬自刎時。羽不忍舍。繫姬首於馬上。至鍾離郡。葬其首而去。而定遠嗟虞墩。亦云葬虞姬首處。未審孰是。

### 剩園題壁

棗林雜俎。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湧金門。至剩園。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堤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妾從湖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

### 兄妹爲夫婦

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妹上崑崙山。祝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當使煙悉合。不使煙散。於是煙即合。其妹即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人娶婦執扇。象其事也。

### 武則天墓

張氏卮言。武則天墓在陝西乾州。其地有峻嶺崇山。可以登覽。有古剎可以休憩。但不可言其生前罪惡。稍不知戒。則盲風怪雨。走石飛沙。頃刻畢至。有性命之憂矣。馬麒雍以乾州幕客游集於此。一時作詩紀事者。俱盛稱其任狹相復中宗。與他數事。



爲鬚眉丈夫所難得。余謂之曰。與其強作違心之論。媚茲淫鬼。何如不作詩之爲愈乎。顧雄曰。是又不可。若無幾句頌美之詞。則晴日變爲陰風。我第欲適我游興耳。違問其他。張獻忠墓。有黑虎守之。人陟其上者。疾藜刺之而死。此二人者。生前旣大肆其淫殺。家中枯骨。尙能張其餘焰。布毒于人。天之生是使惡也。有由來矣。

### 妬女祠

棗林雜俎。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妬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仁傑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妬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 露筋女

高郵州志。女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或曰鄭荷花。又曰蕭氏。又曰全節娥。蓋好事者竊近似以名之也。或以永叔之詩。元章之贊味之。似乎其有祠矣。記者亦謂建祠在宋紹聖前。又曰祀古貞女。蓋其世遠名湮。說者皆影響焉耳。考高郵舊志。傳烈

女與其嫂行郭外三十里。天色昏暮。嫂顧湖邊田舍。挽女投宿。女不從。迺獨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弱質不勝。嗣旦血竭筋露而女死矣。後人因號露筋烈女。爲立祠以敬祀之。祠之興廢相續。而烈女之影響。賴以不絕者。實有歐米二公之詩在故也。

### 小娘墩

溫州府志。娉娘婉娘。樂清人。鮑君任二女。皆有殊色。兵至走匿山中。爲元將所得。欲污之。女從百仞高崖自投死。人哀之。葬大田墩。今名小娘墩云。

### 殘苦廟

棗林雜俎。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于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即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 妹資潭

上猶縣志。甘氏名妹資。甘思孔孫女。適北里何用。年二十。夫死姑老。甘竭力事之。姑

憫其少艾。令改節。廿日。姑能容妾侍養。於我願足。否則一死而已。姑懼。遂不復強。己卯元兵屠城。寨陷。姑死之。兵以甘姿美。執以歸。統帥至溪。見潭水深沉。甘喜曰。得死所矣。守者失防。遂赴水死。兵愕然曰。貞婦也。後主簿黃桂。聞其節。立祀溪上。春秋命社長一人主祭。後人稱其潭曰妹資潭。

### 雙女塚

萊州府志。王氏姊妹。膠州人。靖康中。姊妹從母避亂。爲兵所獲。兵悅其色。欲挾以行。女給曰。放母還。當從汝。即縱母去。二女義不受辱。相謂曰。我國閨家女。豈爲賊所污。俱投海而死。里人壯其烈。收其屍埋之。曰雙女塚。

### 花香如蓮

襄林雜俎。泉州張守化贈君婦陳安人卒。棺之前。忽發白花。重樓數朶。高大可半尺。香如蓮。

### 貞女峽

搜神後記中宿縣有貞女峽。峽西岸水際有石如人形狀如女子。是曰貞女。父老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昏。而一女化爲此石。

### 冰房

濟南府志。胡氏。淄川人。諸生劉應蛟妻。廩生振元母。年十九。夫亡。振元甫三月。蛟性孝友。有文名。氏姑高氏。從祀鄉賢。高捷妹。讀書知大義。賦哭兒詩十首示婦。氏苦守衣食不給。嚴冬無爐火。姑嘗名其室曰冰房。歲歉。高就養女家。會大雪。遙望涕泣曰。冰房中寡婦孤兒。奈此夕何。使人探之。則以榆皮和糝而食。振元就外傅。晡時歸。啼飢。氏掇野薺啖之。甲申寇至。氏潛率女婢鑿一洞。爐其洞口。而人不知。察寇至。匿姑及子女其中。舉家得全。振元長能讀書食餼。氏年七十六。邑令表其門。

### 梅花冷鐵之墓

程鄉縣志。李氏。郭大順妻。鄭鈞人。幼讀書。識大義。尤熟孝經。年十七。大順得痘證。氏方有身。順與訣曰。生男幸爲我計門戶。生女毋悞若芳年。氏答曰。生男如命。生女即

促隨君後。於臘月雪夜。舉一女。氏大哭。七日夜不休。嚙井水七碗。對夫靈。遶三匝。一躍而死。作絕命詞一首。末云。歲寒始見天地心。梅花今夜冷如鐵。里人每指其塚曰。梅花冷鐵之墓也。

### 夫人潭

明外史列女傳。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錦。卒。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竊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死。以全節。肩輿上山。徑至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 雙燕窩

廣東通志。殷氏。從化殷朝輅女。年十六。受聘於鍾。鍾亡。訃至。女默然。卽更衣自盡。兩姓父母。以二棺合葬。呼其塚爲雙燕窩。

### 義娘義井

同安縣志。義娘。係驚人。失其姓氏。甫及笄。遭亂被擄。以頭觸地幾死。行至東嶽道旁。投井死。其後天寒月白。每見一女子往來井畔。康熙十二年。鄉人蘇貴。夢見女子曰。吾屍陷井中。子能出而瘞之。吾厚報子。於是鄉人掘井。果見白骨。以素練合裹之。及葬。素練俱化爲水。鄉人驚異。爲立祠於墳上。號曰義娘井。曰義井。

### 烈女崖

山西通志。要氏二女。父要案剛。嘉靖間。北兵至境。二女爲兵所獲。欲污之。長女給之曰。我更有物在彼。可急往取。緩之必爲他人所有。遂導行。行至巔崖。即投而死。次女繼之。至今名其崖曰烈女崖。

### 風流陣

開元天寶遺事。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闥而入。帝中。自爲風流陣。以霞被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以巨觥。

以爲戲笑。

### 一夫多妻

周去非嶺外代答。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塵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欽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贖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不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於溪峒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饑殺云。

### 剉角媒人

清異錄。開元中。後宮繁衆。侍御寢者。難於取捨。爲彩局兒以定之。集宮嬪用骰子擲。最勝一人。乃得專夜。宮璫私號骰子爲剉角媒人。

### 揚州瘦馬

張岱陶菴夢憶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輩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擦撲不去。黎明即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悄悄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隨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疋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疋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



厲而鼓樂。懸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俱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擎燎火把。樂人篋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餚饌湯點花棚糖餅棹圍坐。罇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絃索之類。又畢備矣。不待覆命。亦不待主人命。而花轎及親送小轎一齊往迎。鼓樂燈燎新人轎與親送轎一時俱到矣。新人拜堂。親送上席。小唱鼓吹喧填熱鬧。未午而討賞遽去。急往他家。又復如是。

### 紅冰

開元天寶遺事。楊貴妃初承恩。召與父母相別。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冰。

### 烈女潭

歙縣志。項氏女。名奇弟。父項宣。小溪人。嘉靖中。開化礦賊犯歙路。經小溪。獲女將逼之。女不受辱。投潭死。至今名其潭曰烈女潭。

### 獠婦

趙璘因話錄。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褥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疾病生焉。其妻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墻墀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

### 節娥渡

李昌齡樂善錄。節娥。洪州貧倡郝氏女也。生數歲。鬻於趙氏爲養女。旣長而豔。郝復奪之。女曰。願業蠶織以奉甘旨。誓無污我。俄有少年某。厚利授郝。郝百計誘娥。娥不許。一日出郊。飲以酒。欲強之。娥悲泣。終不辱。會過橋。投河而死。郡將呂公義之。因以節娥名其渡。噫。娥生長倡家。乃能堅白自守。死而不悔。人非倡女。而不能以禮自防者。視娥得無愧恥。

### 捲伴

周去非嶺外代答。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惟不能如商之徑去爲稍異耳。始也。旣有桑中之約。即暗置禮聘。

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祗席間。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醢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 烈婦墩

廣德州志原豐都楊邯橋。烈婦某氏。父必傳。失其姓氏。年二十。夫亡。家貧守節。奉姑恭謹。爲姑求盞於越溪。行橋上。無賴少年戲之。泣曰。天何窮我如此。不能備一盞。至受外侮。投溪而死。鄉人哀之。以葬於溪上。因名其塚曰烈婦墩。

### 二十四橋風月

張岱幽菴夢憶。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亘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

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道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爬齧者簾。雄趾者闔。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即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言笑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鵝受餓受笞。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矇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耽耽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

豈遂過我哉。復大曠。余亦大曠。

### 利市婆

談撰。江浙間多事一姥曰利市婆。或曰利市波。乃神所居地名。非婆也。或謂鄱縣令死而爲神。又不知緣何得此名耶。

### 八卦轎

餘墨偶談。粵西地瘠民貧。鄉村婦女。率多大足。肩挑負販。如男無異。柳州來賓一帶。時有昇肩輿爲生者。如坐客爲男。二女肩輿爲坎。坐客爲女。前女後男。肩輿爲震也。餘仿此。

### 情盡橋

唐詩紀事。折柳橋。在簡縣。初名情盡橋。雍陶典雅州日。送客至其地。問左右曰。送迎之地止此。故名。陶命筆題其柱曰。折柳。因賦詩曰。從來只說情無盡。何事名爲情盡橋。自此改名爲折柳。任他離恨一條條。自後送別。必吟是詩。

### 瓶鞍

餘墨偶談續集。京都娶婦家。新人入門。則以五穀寶瓶授之。使其抱以出。轎又備小鞍。以紅毡覆之。令新人跨過。意取步步平安之兆。蘇氏演義。謂國初昏姻。坐於馬鞍之側。此塞外乘鞍馬之義也。酉陽雜俎。今娶婦新人入門。跨馬鞍。鄭餘慶書儀。亦有跨鞍之說。是五代前已然矣。惟抱瓶則未見於他書。

### 殺尼姑術

池上草堂筆記。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術。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術中嚮有尼菴。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妒。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沈之河。時尙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至弔橋。瞥覩黑而鬚者。持刀立橋上。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強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支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鞠實按律。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術云。

## 花憐水

餘墨偶談花憐水。粵西瑤山中江名也。三字頗雅。古籐蘇琴舫舍人游瑤日記。有詩紀之。

## 密薔薇

兩般秋雨盦隨筆。嫁女送親。所在皆然。廣東順德縣爲尤甚。凡來者環立門外。主不迎送。亦不供茶酒。名之曰密薔薇。其名色甚新。

## 碧雲鬘

餘墨偶談續集。都門兒女初蓄額髮。鬚鬆下垂。不便作事。每以彩繩作結。勒於額端。名碧雲鬘。或卽昔人角妓雙螺之遺製歟。

## 澡浴

眞臘風土記。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過。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盂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二三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形入池。惟父母尊

年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長亦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城中婦女。三三五五。咸至城外河中澡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於河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日出則復溫矣。

嬉婦

餘墨偶談續集。粵西納婦。每邀同輩閨房。其間調笑。雅俗不同。友人王君某報登孝廉科。其德配爲臨川某氏女。頗嫻文字。合昏夕。陳象九秦壽芝吳月農諸人。邀余同往。各有謔詞。以次及余。余戲拈瓶花一枝。遞伴婆曰。新郎今歲登科。來年瓊林宴中。何可不簪花一枝耶。伴婆以花授之新娘。又欣然爲郎。掉於帽簷。同人又欲觀裙下。堅不允。正窘甚。余曰。他日翰林供奉。仿東坡歧公故事。撒金蓮。炬送歸翰苑。亦佳兆。新郎狂喜。乃秉燭促移蓮步。露纖趾焉。按今閨房。即抱朴子之所謂嬉婦也。究傷雅。



道不足爲訓。

### 香水溪

述異記。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

### 雙投橋

西湖竹枝集。元富春馮士頤。有詞曰。與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離只兩峯。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雙朶玉芙蓉。注云。常有情人雙投於水。故俗名雙投。

### 九夫墳

新齊諧。句容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幼子。家資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卽葬於前夫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立九墳。婦人死。葬於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卽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鬪之聲。若相媚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鄰村爲之不安。相率訴於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排衙呼

身隸於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 綠郎紅娘

兩般秋雨。竈隨筆。廣東女子多有犯綠郎以死。男子多有犯紅孃以死者。諺曰。女忌綠男。郎忌紅孃。翁山屈氏解之曰。咸之象。二少憧憧。則明從其思。少女之思往。即綠郎之朋來。少男之思往。則紅孃之朋來。皆婚姻不及其時。情欲之感所致也。

### 獨婦山

堅瓠續集。越絕書載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土。示得專一也。吳越春秋作獨女山。云勾踐以諸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遊山上。以喜其意。此說近是。

### 京中新婚

續新齊諧。北京婚禮。與南方不同。卻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意欲鬧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

則亂鬢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桿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便對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面窗楞。通身遮蔽。進大餃一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鷄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竈神祖廟。過五日後。方纔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飢渴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婚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鍾。秤幹一挑休作揖。紅毡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竈。拜得腰疼是阿公。

### 擣衣山

述異記。擣衣山一名靈山。在琅琊郡山南絕險。岩有方石。昔有神女於此擣衣。其石明瑩。謂之玉女擣練砧。

### 風流藪澤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牋名紙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爲風流藪澤。

### 買愁村

堅瓠壬集買愁村。在瓊州府臨高縣。南宋胡邦衡有北望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

### 三娘廟

楚庭耆舊集。河南有三娘廟。妓女傷遲暮者。祈之輒應。潘有爲詩云。棄捐紈扇古多嗟。縱受吹噓計已差。何處游魂享淫祀。耳邊哀怨撥琵琶。

### 文公帕

潮陽縣志。禮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我潮風俗之厚。必蓋絲巾。俗謂之文公帕。

### 煖房飯

龍門縣志。龍門縣婚禮。花燭之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明日拜舅姑。行廟見禮。獻舅姑親屬幣帛。悅履。名曰荷惠。

### 男女湖

陸豐縣志。男女湖。在陸豐縣東南。湖一大一小。深不可測。故名。

### 皇后水

武安縣志。后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涼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東。將引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掬此水浴之。遂愈。至今人稱皇后水。

### 肉吐壺

耳新。嚴世蕃以美女受吐。方咳嗽。美女以口受。謂之肉吐壺。又王天華媚世蕃。織成地衣。令美女三十二人。紅素各半。鬪擲點。應移某位。則趨位待。謂之肉雙陸。

### 高唐館

鑒戒錄。濠州西有高唐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欽據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

### 肉記室

袁郊甘澤謠。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曰肉記室。

### 娘子橋

閩小記。泉州洛陽橋之前。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有人入番船。船壞。其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插刀穴口。蟒出爲刀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纍纍。其人旣歸。遂得巨富。鄰初未知。後欲得富家女爲婦。富家翁怪其妄誕。因給之曰。余女畏渡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卽嫁女與之。其人卽作橋。布金俗因呼爲娘子橋。

### 蘇州有蘇小小墓

明周嬰危林補遺。杜牧悲吳王城詩。吳王宮殿柳含翠。蘇小宅房花正開。則蘇小家似在蘇州。李商隱送李郢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黃滔寄蔣先輩蘇州詩。塚上題詩蘇小小。江頭酌酒伍員來。則其墓又在蘇州也。

### 躲婆石

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右軍爲叢姥書扇。今紹興郡城有題扇橋。戒珠寺有躲婆石。謂此姥既得厚值。數來求書。羲之厭苦。避於此石之後也。

### 女兒節

日下舊聞考引宛署雜志云。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爲女兒節。又引析津志云。都中人民七夕。邀請女流作巧節會。稱曰女孩兒節。飲宴盡歡。次日饋送還家。又引帝京景物略云。九月九日。父母家必迎其女來。亦曰女兒節。按此一歲中女兒節有三也。

### 三新婦山

徽州府志。祁門縣以大共山爲最。縣北三十里。曰石新婦山。一名三新婦山。高四十仞。周二十五里。接黟縣武亭嶺界。有三石峯。類人形。每春雨初霽。朝陽輝映。霞翠明媚。則若綵服豔粧。故名。

### 楊妃粉

清趙學敏本草拾遺。楊妃粉產馬嵬坡上。取之者必先祭。然後掘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膩滑光潔。於女子最宜。澤肌有效。

### 歡喜地

宋袁褰楓窗小牘。武肅王還臨安。與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心子裏。至今狂童遊女。借爲奔期問答之歌。呼其宴處爲歡喜地。

### 荔枝紅

漁磯漫抄。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枝紅。猶粵中以檳榔行聘也。曹能始學。仝賦詩云。嬌羞十五閉房櫺。風雨無端妬守宮。玉鏡臺前倚惆悵。郎家不送荔枝紅。

### 百花冢

兩般秋雨盦隨筆。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



歿後埋香於此。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 繡花坡

鋤金書舍零墨。我里自東街迤邐東行里許。有地名繡花坡。古木蕭疏。茅屋三兩。一小村落也。相傳顧繡實始於此。坡因以名。予嘗尋秋至此。漫題一絕云。鴛鴦綉出色。絲工自昔傳。聞歇浦東。今日綉花坡。上過胭脂零落野。花紅後見墨餘錄云。顧繡出自上海露香園。明尙寶司丞顧應夫後人所爲。其法得自內院。故選色配絲。獨臻精妙。檢上海縣志亦然。始知坡非因是得名。然究不知其何以有此名也。

### 藝香山

陳錫路黃嬾餘話。藝香山在長興縣北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

### 娉婷市

陸友仁研北雜志。洪州娉婷市。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復以名市。畢少董謂可對溫柔。

鄉。

### 盒子會

漁磯漫抄。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節以春檠巧具。殺核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酌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

### 梳粧臺

西鄉縣志。梳粧臺在子午山下。漢高祖戚爲夫人築。

### 塔鄉

城固縣志。塔鄉在縣東北六里。原名智鄉。唐公昉昇仙之日。知其塔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俗以爲然。因號塔鄉。

### 藥婦山

平利縣志。藥婦山在縣東南八十里。舊傳有夫婦同獵。夫墜崖下。其婦搗藥救之。皆

化爲石。石白尙存。

### 相思亭

綏德州志。相思亭。在州東三十里太山之麓。二水所交。平臯上。司馬光有詩。

### 石婦

成都府志。石婦。在府城西十五里。昔有婦守節。孝於舅姑。後人刻石像之。唐白居易詩。至今爲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 薛濤井

成都府志。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石欄周環。爲蜀藩製箋處。

### 楊妃池

灌縣志。楊妃池。在縣東。太真外傳。妃父元琰。爲蜀州司戶。妃生於蜀。誤墮此池中。故名楊妃池。

### 鬱姑臺

四川總志鬱姑臺。在叙州府治北師來山。宋楊仙遇鬱姑於此臺故名。

### 響屨廊

蘇州府志相傳吳王建廊。以榿梓藉地而虛其下。令西施與宮人步履之。則響。今靈巖寺圓照塔前。西上小斜廊。即其址。

### 金姬墩

常熟縣志金姬墩。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世傳僞吳張氏渡江。姬死。厝於此。訛呼金雞墩。

### 三女岡

松江府志三女岡。舊圖經縣東門八十里。吳王葬三女於此。椁要云。吳王葬妃於此。未知孰是。明行寺記云。寺近三女岡。今南橋鎮北三里。有高岡。是其處。

### 蓮花雙塚

興化縣志蓮花雙塚。在安仁鄉。舊傳有妬嫂共刈稻。姑墮深溝中。嫂急救之。俱溺死。

二屍葬於溝旁，忽生蓮花數朶。里人驚異，啓棺視之。蓮花皆從口出。人稱爲蓮花塚。今雙塚尙存。

### 雙玉塚

廣德州志：雙玉塚在州北七十里。趙氏女未嫁，聞夫涉漑死，女亦死，因合葬焉。知州朱麟題其墓曰雙玉。

### 七娘山

瀏陽縣志：七娘山在北鄉。其山峻削參天。相傳昔有七女修行於此得道，因爲立廟。土人有疾者禱之。

### 三娘子臺

南樂縣志：三娘子臺在縣西二十里。故老相傳：宋時沿河隄上設官守隄，潰則以死罪之。河決其處，築之不塞。守隄官季女痛其父非命，自投河。河道塞，後人於投河處築臺立廟以祀之，因得名。遺址尙存。

### 梨花粧

無錫縣志、梨花粧。沈萬三別圃在北里。廣五十畝。中有天繪樓最勝。其妾名貞香者居此。性愛梨花。遍植焉。故以爲名。

### 風節井

安慶府志、風節井。在府治前衛西。卽余忠宣夫人子女盡節處。亦名烈夫人井。

### 喬家故井

潛山縣志、喬家故井。在彰法山。漢喬公居此。二女皆國色。孫策克皖娶大喬。周瑜娶小喬。二女以殘脂粉投井中。至今井水有脂粉色。

### 二姑嶺

徽州府志、二姑嶺。在郡城南二十五里。亦曰義姑嶺。孝女廟在焉。祀唐章氏二女也。其地若橋若村若里。皆以孝女得名。

### 四娘塢

績溪縣志。四娘塢。在城北。相傳宋程濠妻守志。女三人終養。同日從死。土人義其節烈。因名焉。

### 九女墩

甯國府志。九女墩。在城北一百一十里。楚王城側。昔有九女遭水難。其屍抱結逆流而上。至此不動。里人塚之。

### 十女墓

蕪湖縣志。元女十墓。在縣東四十里德政鄉。貞烈丁月娥。率其家諸婦女死難。不爲寇辱者。

### 小喬塚

廬江縣志。小喬塚。在真武觀西百步。周瑜之妻喬氏也。俗稱瑜婆塚。塚上多古磚。人不敢竊。動輒有咎。

### 學繡堰

嘉興府志、學繡堰。在城西九通運河塘上。舊傳西子學繡於此。故名。上有學繡塔。

### 十香亭

海甯縣志、十香亭。馬節婦許氏。構斗室於閣。拈香爲十祝。一天。二地。三日月水土。四君王。五父母。六舅姑。七八亡夫。九孤兒。十後嗣。因名其居曰十香亭。



# 古今情海卷三十二目次

## 情中案

婦人何獨知其夫

王氏判

咒妻抵法

乘氏疑獄

斷足

咏械

孫秀

判妓七尾狐

河南農家子

釋母拘妻

清澗疑案

殺人者此

奪節

爲珠鈿死

張氏獄

紅繡鞋

碎屍投水

柳鬱英

古今情海 卷三十二

鉛山婦

哭聲

妖僧自號大比邱

盧生

斷離婚

是汝殺少夫

夥縣二案

神鵲鳴冤

不堵汝子將奈何

銀釧獄

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

總賴東君主

煮人冤獄

點僕汗主

椰連秀才

耿忠

連意蘭

唐公讞獄

殺豬驗罪

道士內棺

殺婢函首

借蛙陷夫

獨正宋娥奸罪

移妻同宿獄中

平山僧

陳丙殺妻判

嫁嫁嫁

片言折獄

爭葬亡母判

麻城獄

烏程獄

王探花判

潛死

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

汝妻父智人也

古今情海 卷三十二

四

古今情海卷三十二目次終

# 情海卷三十一

## 情中案

### 婦人何獨知爲夫

續墨客揮犀。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 王氏判

新會縣志。黃氏年十八。歸石頭村儒士勞大進。七載進歿。嫂慮其無子。陰受彭氏聘。黃覺哭曰。再嫁甚於死。所不卽自裁者。欲俟叔生子爲嗣。以妥先翁姑及吾亡夫靈也。彭覬黃厚奩。遂速之獄。縣令王命璿判曰。黃氏喪其所天。而能以禮自閑。孀居十

餘年。矢死靡他。彭利人之有。而欲奪其節。無良甚焉。若謂黃有嫁志。則爾聘我往。欣然相從。何俟速訟。謀出不軌。姑擬杖懲。遂止。自是與嫂絕不往來。居無何。叔生二子。卜以次爲氏子。氏撫愛若已出。守志終身。

### 哭妻抵法

桐陰舊話。職方公諱。字仲連。從晏元獻公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女。禡約爲夫婦。而父母強爲子娶。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娶娼。則厚酬之。旣而妻果病垂死。妻之父母聞而告官。晏公醇儒不信。曰。世顧有是邪。職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書其妻名。氏生時。與咒詛之詞。晏公大驚。乃奏抵法。

### 乘氏疑獄

夷堅志。興仁府乘氏縣豪家傅氏子。歲販羅綺於棣州。因與一倡狎。累年矣。嫗獨不樂。禁止之。倡忿。懇自絞死。傅子不知也。一日遇之於乘氏。曰。我爲養母所虐。不可活。訟於官。得爲良人。脫身來相就。君能納我乎。傅子喜。慮妻妬。不容。爲築室於外。明年。

復往棣州。詢舊游。息耗聞其死甚駭。然牽於愛。溺於色。迷不省。口語藉藉。妻始得知之。懼其夫以鬼死也。傅有弟頗壯勇。與嫂謀。刻日欲殺之。具酒殺。使夜飲而伺於外。傅坐室中。東偏。婦人居西。坐已定。弟挾刃徑趨西邊。且至。手誤觸燈滅。暗中。鞘刃而出。暨燭至。則傅子流血洞腋死矣。婦人無所見。縣捕兩人下獄。劾以殺夫及兄。且鞠姦狀。期年不得情。任信孺古。與諸傅往來。親見其事。府以爲疑獄。上諸朝。時宣和七年矣。會京師多故。不暇報。竟不知爲如何也。

### 斷足

宋史元絳傳。絳調江南推官。攝上元令。民有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敕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禱。無血汚。是以知之。

### 咏械

堅瓠集昔一女有詩才。因姦見郡守。守聞其名。將械示之。指械爲題。命作一詞。佳則宥汝。女賦黃鶯兒云。奴命木星臨。霎時間。上下分。松杉裁就爲圓領。交頸怎生畫眉不成。眼睛兒。盼不見弓鞋影。爲多情。風流太守。特贈與佳人。一作獨桌守大稱賞。卽釋之。

### 孫秀

山齋客譚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年十四。尙未婚。夏日浴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罵之。吳有狎交嚴齋子者。北方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爲與而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爲吳面秀之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而面有調色。不恭。秀恥。遽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甚至秀姑。鬻嫗也。居平憎於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瀕而死。通體上下衣皆手鍼。密紉無間。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迺無穢息。鄰衆不平。羣號於縣。嚴幾漏網。大中丞張公訪聞案實。特題斬之。吳幸先斃於獄云。



## 判妓九尾狐

堅瓠丙集。東坡攝署錢塘。有妓號九尾狐者。一日下狀解籍。坡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援例求落籍。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聞者大笑。

## 河南農家子

右台仙館筆記。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以操井臼。持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長以倍矣。新婚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日且旰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則麕縛於牀。足驚而問其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自狀下。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啓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自刃。指其子曰。吾韋刃爾子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飯。索湯餅。曰。不我

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間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撤。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之。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笞其父。笞批其母頰。父母呼。嚶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母頰批至百。父臀笞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令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善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命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面麻有鬚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犬彘之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况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

數再笞臀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奸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褫奪。竟不得衣而歸。屠者笞二千不死。次日又笞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見此女爲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問女。女縷述前情不稍諱。至公堂受辱情狀。猶言之歷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餽口焉。

### 釋母拘妻

青箱雜記。乖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羣政未舉。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逸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來。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因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尙顧望。就命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蜀民由此安居。

### 清澗疑案

守一齋筆記。陝西清澗縣某鄉。有父歸寧經旬。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體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暮抵夫家。壻怪問之。告以故。壻咤且怒曰。是何妖魅。晨當持鎗往殺之。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則壻已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鞫。疑女之有所私而殺夫也。撻之。堅不承。父匍匐泣訴其事。令遂躬率丁役。命導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深黑不可測。募有能入探者。犒錢若干。一健夫諾。乃束炬入。行數十丈。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獐惡。臥土榻。瞑目熟寐。健夫懼而返。白諸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隨之。入穴。則僧已醒矣。共向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詰之。不答。批其頰。卒無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環押。將下獄。姑禁之也。去城漸近。忽狂飈大作。衆倉皇目昧。少頃。則僧及解役俱杳然矣。不得已。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宜興人也。其幕中戚友回述以告人。此乾隆癸丑年事。

殺人者此

青州府志。某氏。益都人。張孝妻。孝與惡少曾東友善。孝偶出往縣。東窺氏獨居。黑夜

持刀入其家。氏方明燈抱兒嬉。見東驚曰。爾夜至何爲。東曰。吾來所爲汝不知耶。氏怒曰。汝爲禽獸行。何以見張孝。東遂逼之不從。殺其兒。氏愈忿罵。遂殺氏。破其腹。胎出而死。東入時。一婢在室。東斫之。佯死仆地。東去。乃蘇。明日官捕殺人者。問婢。婢曰。吾熟其人。但不知姓名耳。官乃令一街人皆赴縣。後至者刑。東夜殺氏。欲遠竄。至城門。迷不能出。回乃大明。如是數次。乃還待死。聞官令。遂至縣。官令婢伏案下。已呼名至。東趨而過。婢曰。殺人者此也。官捕審之。猶抵諱。出婢與對。遂服曰。天令我償命。我何辭爲。東既伏。大辟。氏亦官爲旌葬。事在嘉靖初年。

### 奢節

宿遷縣志。曹氏。小字宣姬。邑庠增生曹濂女。端淑寡言笑。年十八。適陳獻玠。歸四載。玠歿。宣姬以死自誓。因二女俱在襁褓。姑又防之密。得不死。縞衣椎髻。飲水啜菽。晏如也。其伯獻瑾。酗賭無賴。屢有奪志之謀。宣姬竊知之。佩利刀以自防。一日伯姒給之至場。分豆粒。甫出戶。見輿馬在門。似迎親者。方驚疑未定。衆已強扶登車矣。宣姬

力弱不勝。披髮破面。號泣痛罵。墜車屢扶。鞭箠交下。體無完膚。日暮抵其家。宣姬罵益厲。衆毆益毒。杖箠之餘。氣奄奄欲絕。其家見將死。稍有驚避狀。姬臥地睨視。燈暗人遠。勉力躍起。奔出。卽邳州城河。遂投水。水淺。宣姬復自埋其首。急切不能遽死。河旁。乃邳州同知蘇某衙置後門也。邏卒見之。強救以報蘇。隨傳進備訊。其伯奪節強嫁之。由蘇卽批州判王振先嚴刑細訊。各正厥辜。批給執照。守節終身。

### 爲珠鈿死

深澤縣志孤莊村孫氏。縣民孫常緒女。年十四。嫁楊得保之子克新。歸二載。而新亡。矢志守節。茹蘖飲冰。歷二十三年。常緒忽以逼死節婦情狀。控令謂其女見逼於翁。得保與小叔永新。以致伏毒身死。令惻然憫之。爲鞠訊。乃有克新之外祖徵仕郎劉公名志仲者。偕同里諸生及耆老數人。面陳孫氏節孝。并致死之由。率兩造求息訟。其言曰。氏少而靜默。早嫁。年未笄而寡。守死無二。一門和順。翁姑視若親生。其致死之由。則爲失一結髮時珠鈿所致。常緒以女無端忽死。故控于官。雖然。一珠鈿之微。

何足致氏于死。或曰。以孤燈織紉。生活惟艱。念其得之難而傷心以死。或曰。是必翁姑妯娌間。以氏亡一重貨。交相譏責。憤恚覓死。令曰。此庸婦之常。不足以論節婦。詩曰。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蓋物在如人存。見髦如見共伯焉。故詩序以共姜爲怨而慕也。今氏之死于珠釧。猶共姜之志也。

### 張氏獄

安陽縣志。張氏徐滾妻。滾早亡。遺孤甫數月。或勸改適。氏誓死守節。勤紡績。事孀姑甚謹。姑亡。殯殮如禮。非有故。足未嘗踰闕。向居天池村。因父在城。年八十餘。隻身無依。遂入城同居。事父盡孝。康熙己卯春。氏昏夜爲人所殺。并及一小女。疑獄久不決。縣令忽感異夢。遂得兇人馮三翰訊。一一吐實。云本欲求合不從。利誘威脅不動。怒罵不已。故殺之以冀滅口。誰知天網難逃。願伏死罪。獄成。馮論抵。張建坊旌表。

### 紅繡鞋

溼林續記。富室子張蓋。日事遊冶。偶見臨街樓上。有少女殊麗。凝眸流盼。不能定情。

遂時往來其下。故留連以挑之。女亦心動。一夕月明。女方倚窗遠眺。生用汗巾結同心方勝投之。女報以紅繡鞋。兩情甚濃。奈上下懸絕。無絲聚晤。生遍訪熟于女家者。得賣花粉陸嫗。訴以衷情。併致重賂。嫗許爲傳達。遂懷鞋至女室。微露其意。女面發赤。初諱無有。嫗備道生懷想真切。且出鞋示之。女弗能隱。因就嫗求計。嫗令將布聯接長可至地。俟生至。咳嗽爲號。開窗垂布。令緣之而登。因訂期令夕。女許諾。嫗卽詣生復命。會他出。嫗歸至門。其子方操刃欲屠豕。呼母共縛之。宛轉間。袖中鞋不覺墮地。子詰其故。嫗弗能隱。子曰。審爾慎不可爲。偷事洩。其禍非小。嫗曰。業已期今夜矣。子發怒曰。不聽我言。當執此聞官。免累及我。因取鞋藏之。嫗無如之何。適張令人聞訊。嫗因失鞋無所藉手。漫以緩言復之。令其徐圖。張聞言。意亦懈。屠遂乘夜潛往。果見樓窗半啓。女倚闌凝睇。若有所俟。屠微嗽。女卽用布垂下。援之登樓。暗中以爲張也。攜手入寢。屠出鞋授之。縷述情欸。女益無疑。將曉復垂而下。綢繆無間。將及半年。父母頗覺。切責其女。欲加箠楚。女懼。是夜屠至。爲道父母嚴譴。今後姑勿來。俟親意。



稍回。更圖再聚。屠口唯唯。而心發惡。俟女睡濃。潛下樓。取廚刀。殪其父母。候曉遁去。女不知也。日高而戶尙扃。鄰人大呼不應。女驚下樓。諦視。則父母身首已離矣。惶駭啓門。鄰人共執女赴官。一加拷訊。女即吐露。亟逮張。至。稱並未知情。女怒罵。細陳其詳。官嚴加拷掠。不勝楚毒。遂自誣服。與女皆論斬下獄。張謂獄卒曰。吾實不殺人。亦未與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第女言縷縷。真若有因者。今願以十金贈君。幸引我至女所。細質其詳。死亦瞑目。卒利其賄。許之。女一見生。痛恨大慟。曰。我一時迷惑。失身於汝。有何相負。而殺我父母。致害妾命。張曰。始事雖有因。然嫗謂事不諧。我遂絕望。何曾一登汝樓。女曰。嫗定策。用布爲梯。汝是夜卽至。仍出鞋示信。嗣後每夕必來。奈何抵諱。張曰。此必奸人得鞋。攜來誑汝。我若果至。則往來半載。聲音形體。豈不識熟。爾試審視。曾相類否。女聞言。躊躇。注目良久。似有所疑。生因復問之。女曰。聲口頗不似。形軀亦肥瘦弗等。向來暗中無繇詳察。止記腰間有瘡痕。腫起如錢大。驗視有無。則眞僞辨矣。張遂解衣。衆持燭共視。無有。知爲奸徒冒害。咸爲稱寃。明日。張具

以聞官。且言曾以鞋授嫗狀。逮嫗刑鞫。具道子語。拘子至。裸而驗瘡痕儼然。乃置屠於理而張得釋。

### 碎屍投水

宜興縣志。陳氏尹佐妻。佐訓蒙於外。因逋糧。縣役沈湘。執氏應比。欲污氏。氏乘間自刎死。與黨碎其屍。投諸水以脫逃。氏婿潘朗疑之。倩生員王某路某往覘。湘計窮。取其嫗抱中兒擲死。又驅嫗投河。遂執二生以殺命告縣令。吳一鯤鞫坐二生。威逼致死。併坐尹佐匿妻抗糧獄具。邑紳史夏隆謁推官田俊民。極言此獄冤。俊民領之比覆審刑訊。湘黨張二乃供陳氏屍處。於是逐一訊實。漉屍結案。諸兇咸服其辜。

### 柳鸞英

異政錄。萊州閩瀾與柳某善。有腹婚之約。及誕。閩得男子曰自珍。柳得女曰鸞英。遂結夙契。柳登進士。仕至布政。而瀾止由貢得教職以死。家貧不能娶。欲背盟。鸞英泣告其母曰。身雖未往。心已相諧。他圖之事。有死而已。母白於父。父佯應之。而未許。鸞

英度父終渝此盟。乃密懇鄰媪往告自珍曰。有私蓄。請君以某日至後園挾歸。姻事可成。遲則爲他人先矣。自珍聞之。喜不自抑。遂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密計。設酒賀珍。醉之於學舍。兄弟如期詣柳氏。鸞英倚圍門而望。時天將暮。便以付之。而小婢識非閩生。曰。此劉氏子也。鸞英亦覺其異。罵之曰。狗奴何以詐取我財。速還則已。不然。當告官治汝。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醉醒。自悔失約。急起走詣柳氏圍門。時月色黑。直入園中。踐血屍而躡。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不敢以告家人。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官爲遍訊及鄰媪。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尙在。一詞不容辨。論死。會御史許公進巡。至夜夢一無首女子泣曰。妾柳鸞英也。身爲劉江。劉海所殺。反坐吾夫。幸公哀辨此獄。妾死不朽矣。因忽驚覺。達曙。召自珍密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叩頭歛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曰貞節以表之。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之作傳記。

### 鉛山婦

理潯暇筆成化間。鉛山有人悅一美婦。挑之不從。乘其夫病。時天大雨。晝晦。乃著花衣爲兩翼如雷神狀。至其家。奮鐵椎殺之。即飛出。其家以爲真遭雷誅也。又經若干時。乃使人說其婦求爲妻。婦許焉。伉儷甚篤。出一子已週歲矣。一日雷雨如初。因燕語漫及前事。曰。吾不爲此。焉得妻汝。婦佯笑。因問衣與兩翼何在。曰。在某箱中。婦俟其人出。啓得之。赴訴縣。時張公曷爲縣令。擒其人。至。伏罪論死。

### 哭聲

西陽雜俎。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或對在某橋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憚。若彊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

子產曰。死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以死而懼。知其姦也。

### 妖僧自號大比邱

甯波府志。余暨。字自新。號三泉。萬曆戊子。廷試第一。歷任海甯教諭。紹興教諭。閉戶著書。延四方知名士。朝夕課肄。出其俸金。助修學宮。憫經學久荒。朔望講五經於明倫堂。多所開發。補四川新寧學正。署新寧州事。值歲飢。設法賑救。全活者衆。有妖僧詐爲尼。托處梵刹。自號大比邱。鼓動婦女燒香惑衆。暨猝遣人捕之。僧一時皇遽。失措。盡露其奸狀。立杖斃之。焚其居。得所匿婦女於暗閣上。妖風遂息。境內爲之肅清。

### 盧生

黎士宏仁恕堂筆記。永定縣一少婦。夜行爲強暴所匿。其家緝之急。強暴知不能隱。遂轉而置之。盧生日新讀書之外。舍少婦抱媿自經。官司收其婢拷之。遂厚誣盧生。生年少能文。當事咸欲直之。無能也。適有一少年恤刑。閱案泚筆大書其牘曰。女子宵行。豈無桑間之約。書生夜遇。難免柳下之懷。承問者益不敢翻成案。盧生坐狂狴。

幾二十年。後有司理李公。心疑是獄。令聽審於城隍廟。先繫廬生與婢兩犯於神座下。傳令不許一役得近。而李公先已隱入於神帳中。聽所語。廬生一見婢。極罵曰。我與若何仇。致我死地。婢曰。不得已也。前已招承。今何敢改口。李公得其情。一鞠而白。問官乘輿。一時批牘之詞。遂使無辜。滯二十年之冤獄。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廬生晚猶得貢。出仕爲教官。

### 斷離婚

蘇州府志。薛鑄。吳縣木瀆鎮老人。坐申明亭。聽斷一離婚事。鑄叱其婦翁曰。何故議離。云。壻流落貧甚不堪也。鑄曰。若旣欲離。罰出十金。翁欣然取十金來。曰。求一休婚書。鑄曰。且未。卽時令人至家。更取十金。共付壻曰。速擇日成親。婦翁頓足曰。曷爲罰吾金而復婚之。鑄曰。若嫌壻貧耳。今有二十金。可成禮生業。婦翁語塞。其壻叩謝去。

### 是汝殺少夫

北隲炙輠。魏公應爲徽州司理。有二人約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往。甲至。鷄鳴。往乙

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鷄鳴尙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回甲家。乙不至。遂至曉。遍尋蹤跡。於一竹叢中獲一尸。即乙也。隨身有輕齋物。皆不見。妻號慟謂甲曰。汝殺吾夫也。遂以甲訴於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與汝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具。

### 黟縣二案

池上草堂筆記。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於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卽起。顧謂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歸。溫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夜。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矣。叔諾之。而送於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訊之。不辨何人。啟戶則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甯。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

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而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蚤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以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于嫂。而自寢別室。嫂之弟聞而生心焉。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啓。側身潛進。歷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褻聲。怒甚。操刀而入。盡殺之。而奔告於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矣。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而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甯。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則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脯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



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歛而宿焉。薄暮未暝。叔不耐臥。反扃其門而游于市。過日。問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于是列佳肴。斟美醞。長談暢飲。叔沈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瞰空房。戶牡。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啓而逸。匿於柴室叢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從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間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頻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曰。天將明矣。黎明倉皇返。適妹自柴中出。嚶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牡。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牡爲證。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鳴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鞫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 神鵲鳴冤

餘墨偶談。何香伯大令。作京縣時。一日出衙。鵲隨肩輿。喧噪不已。何駐輿指鵲曰。有冤可前飛。當爲爾白之。隨出郊。至新塚側。鵲噪不去。何亟傳地主追訊。據云。塚係新成。葬係亡父。無他異也。何令地主具其事狀。邑紳亦逼縣書據。乃呼土人啓視。絕無所異。何因獨下壙中。旋走周匝。覺一隅土鬆。急呼掘之。得女尸一具。衆大驚。嚴詰營壙之人。始得其實。蓋起土日。薄暮有女子過側。數人姦斃。恐事露洩。掩尸於此。卽將兇惡置諸法。都人稱神宰焉。友人祝香船。爲賦神鵲行。以紀其事。

### 不塔汝子將奈何

宋史朱壽昌傳。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塔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搯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贖。而又不塔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因幾悞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

法郡稱爲神。蜀人至今傳之。

### 銀釧獄

餘墨偶談續集。石琴詩鈔。爲宜賓李香雪都轉所著。都轉以名進士。服官楚北。當戎馬倉皇之際。枕戈磨盾。恆吟咏不衰。集中新樂府諸篇。激越蒼涼。尤有裨於風化。其銀釧獄一篇。序爲棗陽富室吳姓女。年十七。幼字史氏。史子長無賴。爲其家所擄。逐女。父母憐之。贈以衣裹。女暗脫腕上雙銀釧。納裹中。其父母不知。其壻更不知也。以衣質典庫。庫人疑之。鳴於官。官以爲眞盜也。不致詳詰。斃諸杖下。越日女聞之大哭。投繯死。事在咸豐二年。今棗陽官數易。而烈女旌典無聞。棗人每道之。有泣下者。都轉哀其志。爲賦銀釧獄一篇。紀其實。詩云。郎無行。妾薄命。父母誠。郎郎不應。妾身未嫁。淚流盡。堂前父母贈郎衣。暗脫銀釧爲衣媵。妾心苦。郎性癡。釧藏衣中。郎不知。以衣質庫。庫疑之。官惡盜賊。不容置辭。血肉狼藉。千杖施。不愁打折鴛鴦枝。郎尸僵。妾眉鎖。父母慰兒兒計果。我不殺伯仁。伯仁死由我。斷送梁間花一朵。生不同衾。死同

穴可吁嗟乎。女之生。心何深。牛衣風冷愁藁砧。女之死。氣何烈。鏡臺慘淡鶻啼血。化石磨筭風竝古。篋篋徒唱奈何語。地下逢郎却羞郎。哭說銀釧儂誤。汝當時縣官伊何人。噫嘻爾亦有兒女。棗陽三年天不雨。嗚呼。此人此詩。雖欲勿傳。毋得而不傳也。錄之以俟采風者。

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

冷廬雜識。宋竹君學士文正公。負天下重望。有二兄。亦皆服官。著聞於時。長名堂。官大荔縣丞。次名垣。以進士歷官濟陽。長清縣令。長於斷獄。遺事詳見學士文集。節錄之。爲司民牧者。龜鑑焉。濟陽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婦歸甯而歸。明日。巧死。翁媪及鄰人。以巧食婦所煮粥。而遽腹痛嘔泄死也。謂婦毒夫死。訟於官。朱命以粥及所嘔者飼狗。狗不死。又召吏審巧之死無毒狀。獨齒噤。堅不可啟。視其私。則入腹中。乃趣召婦曰。死者口不啓。汝罪而寃不能明也。汝能啓其口。當爲汝辨之。婦泣而前。跪啓焉。觀者皆駭。吏持銀七人死者喉。驗毒。出以示衆。皆曰。中毒非是。朱固問婦。以巧死

時狀。始知其一夕三御。蚤起卽飲水三器。已而食粥。遂死。朱太息久之。謂翁媪及鄰衆曰。是乃死於陰淫寒疾也。顧欲坐婦毒死夫乎。皆再拜謝。扶婦去。後婦竟爲巧守節。

### 總賴東君主

齊東野語。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繡。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光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嬾。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指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臺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使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常與蕊

爲濫繫獄月餘。藥雖被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邪。藥答云。身爲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旣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無罪。乃命之作詞自陳。藥略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志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煮人冤獄

冷廬雜志。霍邱范二之爲某媪贅婿。逾年忽不見。范父訟於官。縣令王某雇乳婦爲媪。同村人問以媪婿事。曰。聞之隣家。知以姦被害。王信之。嚴刑拷訊。范某氏供與義。

兄韓三有姦。恐敗露。共殺范二之。剉碎其骨。煮化其肉。以滅迹。韓三與媪供皆同。旋於其房後檢得碎骨定案。達府犯供翻異。府以碎骨爲證。犯謂是牛骨。非人骨也。府不聽。遂達臬司。時秉者爲夏邑李書年少保。鞫之供如前。惟犯無賊容。供詞太熟。疑有寃。反覆閱牘。得問曰。死者肉煮骨剉。固已肺胃肝腸等物。何在耶。復以是訊之。犯皆愕然。供各異詞。公曰。是真有寃矣。遂停鞫以待。越半載。突有人至臬司大堂哭喊。問之。卽范二之也。因負博進他遁。探知家難。特來前寃。獄因是得解。使囚犯無翻供定案。申詳立殺三命。則院司得重咎。府縣且擬實抵。一時無不服公之識。并謂有盛德者必有厚報。是時公年五十餘。尙未有嗣。次年舉一子。名曰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公中乾隆庚子進士。銘皖中道光庚子進士。公年八十餘。重遇恩榮。宴父子相隔六十年。作同年。爲熙朝之盛事。殆天佑之以彰平反之鉅德也乎。公從弟檢齋大令道融。疆恕堂文稿記此事甚詳。因節其略。爲世之司獄者告。

### 點僕汗主

齊東野語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弈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辨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柄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興。旣以鑿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讀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他日胡氏歿。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弈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用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惇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 樞連秀才

壘客揮犀。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殺人以祭之。凡得儒生爲上祀。僧爲次。餘人爲下。有儒生行樞連道中。日將暮。遇耕者。問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獸爲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託宿。生信之。趨而前。始入一荒逕。詰屈行者甚多。忽見高門大第。主人出見客。甚喜。延入一室。供帳赫然。肴饌豐美。旣夕。有婦人出問生所。聞其色甚妍。生戲一言挑之。所然而就。生由是留連數日。婦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歛。乃私謂生曰。是家將謀殺子以祭鬼。宜早自爲計。我良家子。爲其所刼至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綴君留耳。生聞大駭。乃夜穴壁與婦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縣。縣遣吏卒捕之。盡得姦狀。前後被殺者數十人。前所見指途耕者。亦其黨也。於是一家盡抵極法。生用賞得官。遂與婦人偕老焉。

## 耿愚

異聞總錄。大觀中。京師醫官耿愚。買一侍婢。麗而黠。踰年矣。嘗立於門外。小兒過焉。

認以爲母。眷戀不忍去。婢亦拊憐之。兒歸告其父曰。吾母乃在某家。時其母死。旣祥矣。父未以爲信。試往殯所視之。似爲盜所發。不見屍。還家攜兒謁耿氏之鄰。密訪婢姓氏。真厥妻也。卽佯爲販鬻者。徘徊道上。伺其出而見之。妻呼使前。與敍別意。繼以泣。語人曰。此爲吾夫。小者吾子也。耿聞之。怒詆責之。曰。去年買汝時。汝本無夫。有契約。牙儻可驗。何敢爾。夫訴諸開封。迹所從來。婢昏然不省憶。但云行至一橋。迷路。爲牙媪引去。迫於饑餒。故自鬻。牙媪亦言實遇之於廣備橋。求歸就食。遂鬻以償欠。京尹不暇究始末。命夫以餘直償耿氏。而娶其妻。耿氏不伏。夫又訴於御史臺。整會未竟。復失婦人。訟乃已。不一年。耿愚死。家亦衰替。

### 連蕙蘭

簪雲樓雜說。妓連蕙蘭。因事繫獄。會以書于岳石帆。有云。含羞羞婦亭前。獨語語兒溪畔。岳爲致當路釋之。一時傳爲佳句。

### 唐公讞獄

徐崑遜齋偶筆。唐大司馬薊門先生。令德清時。代鞠仁和縣某案。某爲贅壻。女之母繼娶。與僧通。女知之。母乃逼女與通。冀滅其口。女逃。私語其夫某。某欲偵而殺之。女泣勸。某陽諾。一夕翁外出。昧旦某見窗外有人影。知爲僧。躍起開窗。裸逐之。遂不返。徧覓不獲。某家訟於官。意女有私謀殺之也。官固疑之矣。其母復堅證之。毒刑嚴鞠。女不知爲何寺。僧無可指。乃曰。夫死願與俱死。遂自誣服。而屍卒無有。且不得殺者。主名。案三月不決。大府檄先生代訊。女具以告。至其家。見窗外皆隙地。旁有竹園。園外短垣臨斷港。偏視之。無所得。忽旋風起。園內積籜。飛起如舞。訝之。乃盡去其籜。見有新土數尺。命掘之。屍見。刀痕宛在。女伏屍大慟。絕而復醒。先生知其寃。而兇究不可得。忽見對港有菴。臨小橋。菴門一少年僧窺伺。立逮。至一訊而服。女得出。

### 殺豬驗罪

冊府元龜。吳張舉。字子清。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案戶開口視無灰。令人取豬二頭。殺一生。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

有灰。乃明夫死。婦遂首服焉。

### 道士內棺

唐書李傑傳。傑改河南尹。精聽斷。雖行坐食飲。省治不少廢。由是府無淹事。人更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以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

### 殺婢函首

圖書編。有妻爲人殺而失其首。妻族以爲其壻殺之也。告之嚴訊。誣服。從事疑之。請緩獄。乃徧告封內。件作畢之官。詰之。一人曰。近某豪家言死一婢子。召瘞之。五更時於牆頭過棺。棺輕似無物。瘞某處發之。但獲一女人首。示其夫。夫曰。非妻也。收豪家鞠之。則故與是妻通稔。乃殺婢函其首以葬。而以屍爲其屍購焉。豪民棄市。

### 借蛙陷夫

行營雜錄。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剗空其腹。實蛙於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於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置妻并姦夫于法。

### 獨正宋娥奸罪

元史贍思傳。贍思歷官臺憲。所至以理冤澤物爲己任。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私思。常與五府官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人謂娥曰。我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旣經赦宥。宜釋之。贍思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贍思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成娥罪。其審刑當罪多類此。

### 移妻同宿獄中

後漢書吳祐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憤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

### 平山僧

遼齋偶筆。康熙間直隸平山縣有村婦歸母家。數日不返。其壻逐之。母家曰。未返也。

壻具告以時日。疑其嫌貧改適。母家亦疑壻殺之。訟於官。不能決。壻與母家相距五六里。無村庄。中途有一庵。師徒二人忽不見。乃命役偵伺之。逾月不得。一日其徒貿貿然來。執之。肱其懷中。有婦人足一隻。鞋履宛然。及一乳。鳴諸官。乃云。是日其師出見婦。憇門外。誘之入。欲強污之。不從。殺而斷其屍。埋庵後。師歸知之。先逃。其徒亦逃。至河南條返。若陰有使之者。問其匿足及乳何故。曰。我愛之。不忍舍耳。掘地得屍。乃眼辜。

### 烏程獄

遜齋偶筆。湖州城南逸老堂左側。有路死者。身首斧痕五處。驗後數日。長興民婦某氏。認屬其夫姚兆祥。且控數日前小馬二誘之出。其死必知情。捕得小馬二。實上文龍。供與氏有姦。殺之而謀其婦。婦不知其殺也。詞連周姓。鍾姓。皆同謀。前令刑求。周與某皆誣服。止鍾姓不承。余攝縣事。心疑之。豈有姦止一人而衆乃助之殺者。且周姓年六十餘。鬚髮盡白。其非圖姦可知。固詰周姓。乃曰。文龍許我同殺兆祥。養我老

耳。語更不情。因嚴鞫。文龍始吐實。蓋文龍與兆祥夥竊。食宿其家。與氏通久矣。殺兆祥之次日。復至家。誘其婦云。汝夫犯夜。須汝保領。婦以其偕出而獨歸也。窮詰之。文龍遁。婦心疑。聞郡有路死事。乃來視。始知夫被殺也。文龍去投故賊伴。周姓與某留之。後知其事。逐之。乃被獲。鍾住逸老堂側。是晚文龍投宿。見其身有血跡。不留。故皆銜之。欲與牽連俱死耳。獄乃定。文龍抵死。某氏律應絞。念其出首。始得獲兇。有不死其夫之心。請止科姦罪。餘釋放。竟如所請。

### 陳丙殺妻判

資治新書。達州刺史毛南薰。賡南判陳丙殺妻案。曰。審得草管人命。敗絕人倫。未有如陳丙殺妻一案者也。丙訪革不悛。因前妻物故。斷弦未續。窺鄭氏居孀。慕色思娶。而鄭氏不許。狂且旦夕。婪謀必欲得之。而後已。又甘認撫孤。衆議退還禮金。爲三歲子衣食之費。詎料給婦入門。旣屏絕孤兒不許見。又以再醮相詆。動加污辱。少不當意。卽私用官刑。解棍痛責。某年月日。適丙以納吏赴東甌。鄭氏潛召其子。留之一宿。



不意丙驟歸。見則怒逐。自此朴責拳毆。無虛日矣。甚至以竹刑爲輕。易以鐵尺。窗戶俱鏗。解紛者欲入無門。鄭氏鱗傷遍體。痛極難支。遂於某日。雉經。嗟乎。夫婦人倫。母子天性。母朝人而子暮出。情何以堪。乃偵俟年餘。始獲一面。斯時也。犢舐□□堪憐。猿腸寸寸欲斷。豈意以抱麕之悲。流連一乳。遂至化肉爲麩。碎骨爲粉。生無三日之完膚。死作千年之怨鬼。傷哉鄭氏。本棄其身以活子。今反以子而傷其身。死而無知。則已。死而有知。豈肯以血疏肉綻。斷指折脅之軀。爲兇徒稍寬其業報乎。夫在丙不過以財力自雄。謬謂殺妻無礙。况係縊死。三尺之法。可以倖逃。不知鄭氏雖死於縊。實死於毆。縊固死。不縊亦死。今檢頭顱額角。兩太陽。及胸膛肋骨諸傷。皆由鐵尺。何一是投纆之左驗乎。且臨驗時。萬衆齊呼天理。查其生平積案。難擢髮數。縣審一十二款。祇就其有據者言之。未足窮其虐焰之所至也。國人皆曰。可殺。殺之何疑。但慮以不速耳。

## 王探花判

醒睡編探花王剛中爲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張松茂與鄰女金媚蘭私通。被獲到官。王見簷前蛛網懸蝶。指謂張曰。汝能賦此。免罪。張卽曰。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花叢覓異香。今日悞投羅網裏。脫身還藉探花郎。王又指竹簾命金賦之。遂吟曰。綠筠劈破條條直。紅線相連眼眼奇。只爲如花成片段。遂令失節致參差。王稱賞。見二人供狀。俱未議婚。卽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判作夫妻永諧老。不勞鑽穴隙相窺。人目爲王方便云。

### 嫁嫁嫁

露書。莆田一寡婦求批改嫁。太守易某問嫁誰。婦答嫁東隣。襖襪陳二官。易戲批曰。批改嫁。批改嫁。嫁與東隣陳二官。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闌干。嫁嫁嫁。

### 潛死

元史張楨傳。楨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潛所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屍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卽其所發土得屍。拘狗兒及小婦。

鞠之。皆伏辜。人以爲神明焉。

### 片言折獄

枝山前聞國初某縣民將出商。旣裝載。民在舟待一僕。久不至。舟人忽念商輜貨如此。而子然一身。僕又不至。地又僻寂。圖之易耳。遂急擠之水中。携其貲歸。乃更詣商家。擊門問官人何以不下船。商妻使人視之。無有也。問諸僕。僕言適至船。則主人不見。不知之所也。乃姑以報地里。地里聞之。縣逮舟人及鄰。比訊之。反覆卒無狀。凡歷幾政。莫決。至此令。遂屏人獨問商妻。舟人初來問時。情狀語言何如也。商妻曰。夫去良久。船家來扣門。門未開。遽呼曰。娘子。如何官人久不下船來。言止此耳。令屏婦。復召舟人問之。舟人語同。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自服。不須他證矣。舟人漢曰。何服耶。令曰。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卽知其不在。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服。遂正其法。此亦神明之政也。

### 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

宋史徐誼傳。誼知徽州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縶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於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祖久繫。飢而大時。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

### 爭葬亡母判

雲濤談叢。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縣官判其詞曰。生前再醮。殊無憐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 汝妻父智人也

宋史張詠傳。詠知杭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詠覽之。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苟以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亟命以七給其子。餘三給壻。人皆服其明斷。

### 麻城獄

小倉山房文集、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嗾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咬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榻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圍於場。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今高仁傑重驗。高試用令也。覲覲湯缺。所用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

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翰。京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踣。內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於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脅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塚。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鬢鬢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翦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刎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瘞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得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作再驗。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驗。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賂。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寃。道路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嫗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頭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搯腰。乃下。妻

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寃。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寃。若不得聞。卽日巡撫吳應葵。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爲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懽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如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也。吳應葵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天子召吳邁二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幻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轆轤變幻危乎難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苦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